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之下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鉉俊甫氏重校

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朱葉適

子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墓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寢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閒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其長而比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

勤惰不齊柰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
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記之也公名浩字志完
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朋最大者二后廢立之
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
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
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
朝廷雖饗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舍常據經學術雖敏辨
講肄常鈍默修身之身及其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
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
難期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

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
仰綴一瓦俯緝半甃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
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任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則也衛道
託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季子廟記

葉適

初趙公彥櫛爲晉陵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貲產割製也子
本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
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
有屋叢篁中大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歎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
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貴今故忘之耶

宜不訟而猶訟也卽爲之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
莫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
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旣遁於蠻染其俗
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於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
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
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
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失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
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邱山之爭國猶未離平
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干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宜興縣修學記

葉適

戴君桷宰宜興旣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揀工優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

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沱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怪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隩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駮肆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尙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甯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多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肺腎無

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邱可以奄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罨畫之溪猶浴沂也善拳之寶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乙丑龍泉葉適記

復周孝公塋兆記

劉宰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四世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

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十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憫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未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槩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十甃其壁而飾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勑相其邊繚之牆踰二百丈樹之杉松合萬有

一千本又卽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簿領時所築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賈先捐已故助者眾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甍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旣成而屬余以記余雖不文以託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沈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眇秦皇如晉鄙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帳顛顛踏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爲州曲患

陸士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俗所誣徐鍇又以公爲任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鍇之言爲近蓋吳魏世謗吳自大帝之亡日逼於魏魏以暫休之敗深怨於觴則公之任俠卽子房博浪沙中遺意其爲鄉里患若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聞父老之言幡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來必大有可觀而史非班馬登載闕疎令人不慊故述之篇末以侈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闕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南山兮陸巖溪水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遠字兮

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今愉愉降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
御公之來兮候而去宰木秀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歲嘉定甲申
六月朔漫塘叟劉宰記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劉宰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狄梁公
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
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案諸書作君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

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
己卯春某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汝玗三山鄭甯來致敬周視廡
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

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眾力屬鎮之士韋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其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劉宰

錢塘薛君興祖尉宜興之明年禁盜戢姦有緒乃訪政之屬於民者惟宜興在湖之陽田多山少山之產茶者又少其地東走二浙西走江淮川險陸迂商旅罕至故茶引之往來官惟督其滯稽其傲而虧盈非所知歲嘉定丁丑有以私販就捕或不審慮遽請於

供軍使者勾引就縣批發以便官販使者眩其言給引八十屬之尉而俾時輸其直前尉懼不稱招徠百方再閱歲引之未售者猶什四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辭益嚴且將續給以來者君喟然曰是可以一時盜販故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卽具爲書諭於使者使者新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益幾何吾甯靳是而以惠一邑卽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售者令下閩邑謹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啟之病我民誰其已之孰還其舊孰已其新抗論不回惟尉之仁尉曰匪余惟賢使者無過而取甯利在下在昔張公慮遠識明於今崇陽邑不茶征張制其始薛過其成文公使北權鹽以弛河北父老欣欣有喜文過其

成程制其始聲於樂石以詔後昆躋矣二君勉紹前聞漫塘叟劉
某家鄰邑聽塗人之誦爲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劉宰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諉宜日必聳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苟歲
月何哉夫飾館壁以揖客道津梁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爲之
門闢以固市征複閣層樓以籠酒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爲之若夫
山巔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偬而洗喧囂又好游者所樂爲也
獄異於是其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鑰
謹守邏其葺與否於觀聽無增損焉令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
則亦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郎邢臺范君炎之

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源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源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於上科斂不及於下官謗以塞民瘼用瘳旣上下相孚紀綱畧定而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敝懼將壓焉思有以新之而力未裕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遠僦工於近受屢四境寂若不聞凡爲屋二十楹宏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以爲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爲數十年所未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矣盡矣是何可無紀因致辭請於縣主簿警川王君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

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則爲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劉宰叟與范君固同寓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夫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囚之便而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併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武進縣門記

劉宰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於州縣無贏貲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民小

不憚撫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吳君應龍之爲尉也道余里相與
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黃
君士特彊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爲其或
不可爲者制於上壅於下爾制於上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
有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
極論嚴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
平而寬之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迄於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
俗轉爲忠厚頹敗不可爲之邑更爲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
得休其餘間以娛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旣
以自賀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

之又明年大夫介矣君來請曰吾冒當巖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而無單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徵子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僦工之目曰直治事廳爲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爲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曰社稷壇爲屋宏敞高明蓋祠祭之所揭虔也曰帑庾以絃出納曰狂狷以謹繫囚賓有次吏有舍而大夫之居自堂輿以達於庖馭無加飾焉自燕坐以達於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爲人而不自爲公爾而忘其私蓋如此昔夫子之論申枨以爲欲而不剛蓋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締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

公無私可知矣是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龍而可參者欲也大夫之事偉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眾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所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卽所伸於天下者堂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御窾在前束手袖間而追幸前時之不缺折陋矣余固喜誦大夫之嫩又欲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侈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癸丑進士今官奉議郎吳尉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廸功郎是記也不惟門之爲書曰門識始且言謙也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眞德秀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

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甯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道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百世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爲百代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安樂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

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
蓋皆一代偉人瑩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
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
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晉迄今
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三年浚儀趙侯與慙
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乃大闢祠室以
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
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家或寓皆用故事以祀九月望日
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
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

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跡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也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眞某記

小石山灣滄亭記

高似孫

大江灌注天下幾半其汗漫浩瀾翻怒激壯者凌峯嶽渺者吞

海瀛風煙雪月雲陰霽朗之機萬怪千奇不可搏控天地之用莫
偉於斯是皆魚龍所都鳧鴈所樂漁郎騷老之所得意而行人過
客之所甚悲若非名藩巨鎮宅其淵則亦蜚樓麗閣轟其會遐景
跌蕩壯圖崔魏凡爲湊奔酬接靡暇爲主人者必才如司馬子長
柳子厚元次山大蘇公必詩如杜少陵孟東野皇甫冉司空圖諸
人而又手摘斗牛胸中可八九雲夢英辭動金石藻韻回陽春然
後可以了此不然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一江自古全待乎人今知
者幾何愛者幾何領略者又幾何彈壓者又幾何是可數也江陰
闌江之曲江自此入乎海凡百景趣則與前一耳戶掾郡之水曹
特括其景洩其趣是或有才足以處此者乎予在墅殫極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蔥龍雲興霞蔚之狀有非一日戶曹能日同予
酒同予筆硯所以考高明之具闢廣大之觀意接情諧若有得於
斯者然非其心胸不凡目力不俗筆下不塵埃則匠幽裁奧何能
顯是哉書來再三委載其事予曾不得同彼酒同彼筆硯往往神
馳而意騫又安能爲之淋漓傾倒哉乃歌江騷答之使歌者歌以
侑酒其必有知戶曹及予者歌曰天不愛其神兮有如斯江江又
不愛其神兮日澎湃而夕奔淙天地爲之混濛兮風雲烟雨相從
而掀撞鳧鴈胡爲而輕狎兮魚龍鼉蟹爲之怒嗔杳或沿其所趨
兮亦旣雪浪而烟瀧月朦朧其鸞淑兮風嫋嫋其魚缸誰樂契其
深涯兮挈荃戶而疏蘭牕燥餘寒於墨硯兮注春陽於瓊缸眇一

瞬而生雋兮筆力爲之鼎扛使江妃之來舞兮律餘奏於空桂極
千里其可屬兮合一飛於輕艫期與子其同醉兮予心安得而不
降戶曹姓施名德懋子嘗字曰商輔同年著作郎兼右司郎官諱
累之子疇乎雋秀而端挺者也紹定二年正月十一日

冰玉堂記

高似孫

晉江韋氏令襄邑律已頌曰乃冰其清乃玉其白琅標瑩絮凜凜
若對江陰宰林君采之以表今堂勵志也夫有山川斯有人物有
人物斯有政事血絡貫串如出一機軸江陰介乎濤渚之間蘆荻
蔽水鴈鷺所容神魚樓蜃出沒變怪漁榔琛舶縹緲煙雨霽雪之
鄉李成郭熙復生莫克殫寫以邑輔郡歸然一都而林君以才智

風猷裁剽而施行之饑者盡飽病者盡甦濟有新梁囚有淨榻已
足以區服若吏與民矣又化榛莽作丹青滌穢陋爲芳楚風亭月
榭釣渚弋林各得其宜處處詩酒主人旣甚得意客又皆趣而忘
歸一聆咳談如與樂衛游一舉豆觴如與鮑壺接塵不敢扇衣寒
且香吁敢問清乎清乎徠斯堂者孰不矚且仙乎環壁左右則徵
君呂公墨帖也和靖林先生句圖也豈不清之又清歟東坡贊嘆
和靖以爲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
傭奴販婦皆冰玉嗚呼感人格物之機其出妙於影響之捷則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其有動於夷之清者當如何哉吾甚恨不能游
君堂飲君酒姑述君志以答君請紹定己丑四月十二日

武進縣尉廳壁記

季晞

國初乾德詔官解葺剏對書新舊歷不葺者嚴一選之法所以儆曠怠也武進尉廳咸平中勅建於郡西南二里歲愒月邁屋毀牆夷僅存米書門扁嘉定題名石刻更七政館於民居迄無定所淳祐辛丑秋八月四明史君領尉事銳然有修葺之志久之介余友張君遇曰尉廨已成敢以記請余謂偉哉是役奚爲後耶君遇曰縣鄉十五弓兵額九十財數輩君至稽籍補亡厥明年乃復郡北瀕大江綿亙六十里爲砦十撤而新之君實庀其事事已寇倏闕外沙一方民舟總以土豪幸有警輒要索沙民扶攜弗獲濟會兵船使者督江防檄君次魏浦君視溺由已給以官舟活者數千於

是諸賢更相羅致未暇固也況經始維艱非一昕夕舊例五鄉往庸之輸餘率贍他用君不輕費銖積寸累市材僦工以故址卑潔因方廢墜而更築焉門廡廳館堂室庖漏凡四十楹糊於癸卯之春及秋而竟邑人無一辭以爲擾者余重嘉之匪懈益虔陞典斯舉不負詔敕之意使後之人安居盡職嗣修勿替司存其庶矣乎余曷敢不書雖然尉以微警設官爲民除盜武進民愿而醇粵庚子霜歉田多荒蕪負耒耜者踵至羣居錯處性習不齊君廉恪奉官箴三載之間符檄不至閭里皆得懋力於耕禾麥就實雞犬甯棲四境帖如也君名能之字子善由太學第進士識者期以遠大云

霽窗記

黃震

客有問霽窗於余者曰孫常州天下士以霽窗自名何居余曰子獨不觀造化之妙者乎日以烜之矣然常暘也物或空焉雨以潤之矣然常陰也物或慘焉惟夫雨之餘日之初綺襦暈紅山黛眉舒於斯時也起而視萬物甲者坼者句者達者蠕動而鳴躍者無不充滿勃鬱於天地間是霽爲天地之仁之發見而窗則霽之先見者也故由是而推之人一念內覺善念油然而生者吾心之霽也革弊而新使百姓鼓舞於快活條貫天下之霽也霽窗方將以吾心之霽霽天下吾知其讀易餘閒鉤簾倚徙六合吾戶牖氣象同此一清明也客聞而悟仰視天宇余以告霽窗霽窗笑不語但

令滴花露以濡毫書而揭之軒豁處景定五年七月日

徐偃王廟菴記

尤棟

錫山西南一舍而近是爲五里湖湖之陽有山山之陽有廟祀徐偃王王嬴姓誕其諱爲周諸侯治以仁義穆王西遊瑤池忘返諸國交執玉帛贄於徐穆王馳歸伐之王不忍兵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下而居焉至章禹見止於吳子孫散處揚徐間卽所居立王祠韓昌黎記衢州廟網羅舊聞於斯爲信蓋衢常皆古揚州境也然今是邦蔑王子孫廟藉以不廢則里人若浮屠氏之力嘗質圖志闕創始歲月惟殿重建於紹聖戊寅書棟可考殿南爲軒軒南爲門拱以東西二序殿後小室浮屠氏趺息地也廟山相傳曰廟

唐廟據其趾石塘橫其東人是以名隸於廟者六十畝有奇歲取
薪槩供祠祭等用紹興間善彬居之業猶故彬去中廢官稅莫供
爲里正病吾宗有佃於官爲任輸送慶元己未眾謂祠宇日就荒
蕪水旱疾癘將無所乎禱遂選請宗僧繼彬之舊僧敬共事神清
苦持戒爲一方信重經營補葺由殿及序翼欹而正更污而潔結
菴廟北扁以保慶中建閣以儲梵筴旁闢軒以延賓客廟逼湖波
往來病涉又累石隄百餘丈爲橋三役竟復慮無以供眾乃置田
三千七百餘步爲伏臘計先後二紀乃克就緒一日其嗣孫文禮
款門曰廟菴規樞粗整惟故山未復余曰於吾宗族歸之吁始乎
此廟僅有此山今由菴而隄隄而橋照映湖濱過者屬目詢之眾

皆曰侑與其徒道恢等做衣糲食積贏累奇而成余謂元本所在皆王仁義之澤浸潤演迤非惟子孫敬之里人與浮屠氏皆敬之故相爲扶持廢者復興失者復還也禮請記顛末茲山去先塋近余春秋掃祭經祠下瞻敬已登閣顧彼岩石磊隤久欲剡苔以記會遊禮之言適與心會故書景定癸亥孟冬朔記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厯十九年時丁元二眛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灑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爲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

先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諸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地是卽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土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愉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蕭簡小山先生蔚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尙有指爲藏書之所非鄉之先師與玉泉遂初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繼而江西顛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

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親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尙論人品具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眾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

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
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
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
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果
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峯張
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
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
不卽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謹曰然論
定然後肖其貌是歲重光大荒落卜六月丁亥展釋菜之敬周服

殷冠魚雅就庭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
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
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臥疾未興
庚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白白
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谿澤中值落其
成固以請自揆愚陋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憲子侍側語之
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卽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
所聞告諸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魯可以祭秦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
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祀周公孔子亦未

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冑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踵息虎記

楊時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以釋如晝夜之常無足忻戚者世之養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糜丹化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

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竊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毘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臥無出入之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強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說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強君爲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常州開河記

陸游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毘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

後世因爲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毘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爲惠明河醜爲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歷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甯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毘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旣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

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甯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林公乃蒐閑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袞若干深若干修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尙矣林公兼取焉願不可哉士盍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常州犇牛闢記

陸游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
運餉北爲瓜州開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開歷吳中以達
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
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勦爲運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
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莫涸安在其爲運也蘇翰林嘗過犇
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概述本末
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
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
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
言會知武進縣邱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旣以告於轉

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邱君於是凡闢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
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
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
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白鳩工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
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乙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
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
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
臨安牧貢戎贊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
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
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

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
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闢之功與趙
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
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
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一梅堂記

蔣重珍

寶慶丁亥皇上卽位之三年重珍試吏茗幕以病易鄞幕待次歸
治藥石無橫榻之地解脫閭中簪珥得敗屋一區灑掃扶持而居
之癸巳春奉祠杜門痼疾弗瘳目昏耳聾老態具見乃於堂之東
南隅撤舊而新之爲堂一間兩掖置藥爐丹竈蒲團紙帳於其中

將靜坐養病以苟旦暮之命屋卑地狹月餘落成故舊有謂予者曰子其掃除一室之小丈夫歟吾視子幼孤繩樞蠶牖所居不能容膝遷徙徬徨將母而行傍人籬落竊一樣之庇輒以爲幸今破屋視昔已過分矣而奚以堂爲予憫然而悲曰是予之過也雖然吾豈以堂爲樂哉獨念吾家凋弊五十餘年生意幾絕某不肖誤蒙甯廟親擢未幾叨被皇上召對名列班簿么微此身病廢退休足矣足矣雖然此身父母之遺體也可不敬乎築斯堂也敬斯體也乃所以報親也不然則安宅何在廣居何在而顧區區於此堂哉自斯堂之成而可以求師也凡齒德俱尊者學可及人者義埋精熟者克忠克孝者博通經史者深識時務者吾於此下風而問

焉則身雖病而心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合族也凡姿稟可
教者好禮知恥者遷善遠罪者小廉曲謹者貴不簡傲者貧不卑
屈者文藝自將者多識事物者吾於此因材而篤焉則身雖病而
家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取友也凡能修而通者能言而踐
者卓犖而重者淳靜而立者已知大體者能勤小物者虛心無我
者善如己出者惡如無隱者相觀爲善者吾於此久交而敬焉則
身雖病而道不病矣夫心不病則不蔽家不病則不替道不病則
不孤貧無憾也賤無憾也存事而沒甯也嗚呼此豈忘其親而事
其身哉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密茂因以名堂無所取義示不改
其舊也

萬竹亭記

蔣重珍

余已記一梅堂復爲後圃開林爲徑縛亭東偏扁曰萬竹亭前有池池上有梅梅之外琅玕森然向亭而立如眾賢盍簪挺挺其清也如三軍成列懍懍其嚴也風清月明發揮高爽雨陰霧暗韜晦蒙密景物常變皆啟人意余時命蒼頭扶掖病足自徑而亭焉非日涉成趣之謂也非起居適安之謂也其所感慨深矣余生於滄熙末年時和歲豐田里安樂先君與諸父實居鳳山貧不聊生故廬已闕有力者然茅齋方池飽足幽趣前植古梅後列修竹藜杖野服日引兒姪從容其間故余平時清夢皆此時事嘗刻之家傳以寫罔極之思矣今是亭之營本非求合而梅老竹茂渾然天成

時異事殊心感情愴見先訓遺風使余一刻之不能忘也是余之一游一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也可不謹哉雖然園林之樂一也而其所以樂此者則有間焉蓋先君諸父之樂此也安於貧而余之樂此也厄於病貧者循其理分之當然病者出於形體之偶然律之以原憲之言則大有媿矣先儒亦曰人多言安於貧賤皆是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余之病廢抑近是歟書置壁間因以自警

無錫升州記

元李晦

粵自黃帝畫野分州堯命禹別爲九舜承堯肇爲十二縣之名未聞殷封國始有天子之縣縣之名聞而未詳至周作雒千里百縣

縣有四郡縣百里郡五十里縣之名詳而在郡上始皇易封建爲郡縣以郡統縣蓋昉於此自唐改郡稱州繼此以州領縣定矣歷代沿襲州縣之名號雖一州縣之更改不同錫山境土初有人於山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因名無錫舊志載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贄於無錫安陽鄉嘗爲侯國秦漢爲縣新莽亦嘗改爲有錫吳省并晉復置陳禎明中陞吳州尋復爲縣中間隸會稽隸吳不同最後隋於常熟置州取縣名爲常未幾隸常州時唐武德七年也綿歷至今左姑蘇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錫山在州西可五里許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積而爲巒山拔起萬仞泉居天下第二故其俗愿而文民多魁傑忠信才德地

大物稠古號繁剝天開景運二十餘年需濡聖澤生齒日益眾元
貞元年夏五月被詔陞爲中州名仍其舊存古也明年正月之吉
開藩於今五年陞改州記未立非所以侈皇恩而崇偉觀也今知
州禾速嘉榮甫與長官暨同列莅官年餘政事修舉一日謀之儒
館補其未備博士張元孫命予著筆余老矣猶能記憶前世州縣
名義沿革一二并述今日陞改年月以爲他日刪修圖志之一助
云

重修常州路儒學記

張伯淳

皇帝踐祚之初制詔天下郡學完葺如法養士無田者官給凡皆
尊孔子之道德至渥也然則學宮崇飾宜不在諸名山大川常祀

之下常州故有學榭於唐刺史李栖筠迨宋陳襄爲守移置郡治西南地踞重河之會占金斗之勝毀於乙亥歲惟禮殿講堂巋然如魯靈光斯文有相如是夫二十年間葺未易完且廟與學混非所以肅觀瞻昭禮敬此固有志於道所爲歉然而未能遂也總管安豐呂侯師聖戾止當詔下之歲之十二月祇若德意獨能視爲先務以其狀白於廉訪副使王侯侯意同議合旣得請於是審曲面勢計工度材修大成殿龕帳鼎新塑十哲像繪從祀逮階序一改舊觀廟與學始各得所昔以爲病者易而完整旣又翦榛蕪增建四齋室俾學者克廣德心先賢有祠聽事有堂儲糧有廩闢兩廡而宏之凡榭屋爲問者四十有三卽其故而完葺者不與焉如

鑄祭器置書籍惟事事備先是學有田二十六頃隸宜興之從善鄉歲入米二千石有奇久爲僧舍豪家所奪求直有司十年不能決至是事徹中朝詳報可侯之有功於學大矣而猶以爲未也一日語教授天台吳君宗彥曰殿右儀門冠帶所集摧腐將壓蓋更諸必崇必敬乃稽古式市大木作門五間簷牙森聳輪奐翬飛學舍於是大備是役也經營於侯下車之始落成於元貞二年十月公餘督勵必躬必親凡費則搏學廩以給工樂趨事農不知役郡文學博士不有其勞歸之太守太守不自有而歸工部使者倚歎盛哉會伯滿謁告還里文掾叙修建本末願紀其實於戲井田廢而阡陌封建廢而郡縣肉刑廢而鞭笞銅冶廢而楮券猶可因時

而所必不可廢者學校也學校而可廢則六經諸子百家皆可
束高閣倫紀於何而明修齊治平之道於何而寄哉國家之所崇
尚賢侯之所欽承而加之意者豈特爲矜佩游談之地哉幼而學
壯而行窮所養達所施蓋將有益於世用矧毘陵爲吳季子采邑
禮讓遺化在人心者未泯也伯潛旣喜百年未見之盛事復見斯
今不量荒陋書以遺之歸語二三子繼自今父帥其子長勵其幼
求所以無負國家新美初意魯侯之頌將與斯文相爲不朽云

浙西道院記

陸文圭

暨居大江之陰東西南百里之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
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鬪獄訟之囂古稱浙西道院名

者謂其清靜簡易無爲而化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迴隔塵
凡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皋崇
川江東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潼廣之蒼梧皆
是也而暨陽獨稱於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
五六唯暨最微眾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然暨獨被
善名者則暨之俗非蘇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
子崇退讓之節於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啟封於茲土而衣冠之
藏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農
朴而嗇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不華商賈裁通有
無而無高資厚殖之家士大夫處居循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

府官吏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
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蕭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

江陰改州記

陸文圭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二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楮
奏暨陽與毘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正總府非便請改州
治隸毘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於事理便制曰可
是歲十二月權奉直大夫前常州路治中兀魯失不花爲州監佩
印之任始至問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
徵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在毋恐
旣而符移數下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回遠幾二百里兵廩不時

獄報淹留民疲於奔命侯慨然曰吾受命來牧民痡卽吾痡也時廉訪使者適至侯具言其不便率州之士庶請以州隸行省事得直達旣而轉上逾月報一如章士庶呼舞恩若更生會至尊新登寶位勤恤民隱宰執復條具以聞上可其奏侯聞之喜曰今而後得尚治吾民矣治之三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頌謠載路秩滿遷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民喜侯之復來而暨民惜其驟去也於是述治州之顛末謹刻諸石俾來者有考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

江陰君子堂記

史孝祥

暨陽郡庠之南有雙池時以荷花表以嘉樹古頰水之制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蕤月爲學者詠歌游息之地歲久亭墟圯

亦蕪穢不治其爲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時舉來牧是邦暇日過焉臨池徜徉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堂三楹以面之陶清鑄明局勢顯敞翁受佳致涵泳聖涯每南薰微來清馥橫度亭亭淨植露卷雲舒爛其天孫之機絢兮鄂君之被亦美觀也夏五月堂成侯與賓客來遊欣於所遇池葩岸卉亦有悅色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風之名尙矣仍舊貫奚其更或曰堂成爲蓮設也今顧屬之風月無乃考德弗類乎奚可乎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攝齊而升繹師虞以復於侯曰今夫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爲花之君子茲非濂溪先生之語乎先生閔世道之胥濁斯花之獨清較德評芳而以君子之名加之其旨深

矣吾聞澤陂之辭曰彼澤之陂有蒲蒹蒼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龜
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
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之而叙詩者以
爲男女相悅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爲經作法千古皆處
此運於賢人君子之目噫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宮牆之中而玩芳
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游聖人之門觀君子之花味先儒之
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爲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於君
子之堂而寓盤杆几杖之訓以爲二三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
乎流芳毓秀與是學相爲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
其爲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爲記如此侯名獻字時舉臨

郡五年令修教洽而於學校之事尤加意焉若鼎創校官之宇闢
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迎風氣所以黼芾制度
簫勺儒雅者實單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
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
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也故於是役奉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
而成是宜聯書以穀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文

無錫州重建譙樓記

虞薦發

古者兵車所次必巢居於其上以觀敵譙門之設蓋昉諸此考之
史傳已見於秦置郡縣時其來遠矣無錫古壯縣今爲常之支郡
郡非縣比也陞改初郡治嘗一撤而新之獨譙門仍舊貫因陋就

簡人多議其未稱乃龍集壬寅秋七月朔海颶闖淮浙間官署之
漂毀者十九以故併其陋且簡者一筭不復存值年儉重於勞民
越嗣歲癸卯州長率乃僚相爲謀曰譙門一郡政令所自出而千
里之觀望係焉闕而不理過矣然必策不靡於官不漁於民計乃
善會州尹楊公以寬民急務入額中朝而長貳治辦歲終事填委
唯州倅杜公和職專警捕就董焉先是鄰郡僦工土木往往以田
籍計畝而哀於民吏弄滋張侈大踰度卒致徵呼旁午人不堪之
杜公之佐郡敏而惠乃召吏於庭以謂譙門之役斷無他技捐官
吏半期之俸可得千五百緡不給則輟公田以繼之而已爾其度
材於賈備夫於市毋奪人毋妨農吏奉亦虔既戒既備遂以是歲

仲冬之七日始事歲除而告成於是近者悅遠者來行者議於道更相告語以爲郡府者吾生聚事育之所倚賴今獨諉之於官若吏豈人情哉一日眾環堵於前或貫而鏹或觴而酒俎而肉眾未及言而公遽諭之曰若輩欲何爲耶是役也吾官吏力足以辦此毋溷汝爲也眾懼以入輒委之吏舍而去以緡計者七千五百有奇吏因悉上送官爲用不匱矣大學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書曰民情大可見皇衷烝彝千古不泯謂民風之漓不足以觀感之者厚誣吾民也向使有一毫強拂於其間則怨汝訾汝者至矣況望其麾之而不去哉昔孔門高弟有何如斯可以從政之問吾夫子誨之以尊美而屏惡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美也不戒

而成慢令致期惡也聖人之言嚴矣哉世率以儒者之論多迂闊於事情余觀錫山之政非聖言之一驗歟杜公徵余記興造之歲月因以爲後之從政者之戒云時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旦日郡人虞薦發記

飛霞樓記

虞集

天下郡縣每依山川之形勝而立城池焉中州多平土因夷曠以爲勝東南不能皆然也常之爲郡其西北則江海之郊其山在宜興無錫之境其浸則震澤之大也四顧而望平衍沃壤烟雲竹樹將數百里故其城中欲登高而望遠以極遊覽之娛者非以人力自致於霄漢之表者不能也嘗遊於常者爲余言郡城中以平妙

道宮爲勝而清修院飛霞樓者又平妙之最勝處其郡志亦著其
高敞云今居飛霞樓之羽士胡志甯因其友豫章吳白雲來告曰
前至元乙亥吾師之師裴君克敬始創觀立院而吾之師徐君養
浩作斯樓焉郡之人以爲勝朝廷公卿大臣與四方游士賓客過
而覽者亦莫不以爲勝三四年於茲矣而不知作者之主名過
者歎之則吾徒居於是者豈可徒歎而已哉求文以記之吾徒責
也昔宋垂亡樞密家公鉉翁以祈請使北見世祖皇帝請存社稷
世祖留於河間義而欲臣之不可宋亡後數年以禮遣歸南方而
歿則我裴君實爲之客者也觀其所從可以知其爲人矣所著有
隴頭吟行於世徐君之爲斯樓也屹然高居於百里之望其志之

所存何如哉某雖嘗過之而未及一登也庶得一言以慰二君於
既往而使來者之有所觀於斯乎噫昔宋寓都於杭而常在北門
之內天兵之來無山谿城郭之險以自固其固死事與其民人邑
屋無子遺之餘孰知沐浴皇元聖化於七十年間乃以其方平衍
沃遂爲樂郊樂土乎蓋富庶綺麗貨利工巧常固不少東諸侯四
方來歸者眾頗尙儉質以遂其完養休息焉度長絜大以稱雄於
是邦者獨以飛霞爲首稱則良風善俗亦可見矣或曰仙人好樓
居仙人夫何好哉人見其居高明而遺埃壒也以爲仙者好之以
是求仙人焉則淺矣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山雖高猶地崑崙之
極蓬萊之巔豈離於地乎託以爲高者若飛霞之樓是也世之人

比比於聲利而不反也見斯樓之縹緲於雲霞之上而因以自反焉其觀感於世者多矣爲援筆而記之

常州府城隍廟記

柳賁

城郭以域民凡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墊患有圍也夫民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國始於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豈門行戶竈之私坊庸表畷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毘陵畫江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淞以西爲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爲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訖無寸甕尺椽之損至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

年祠之存者瓦漂棟敗階墜樑折而總管府知事廣陵趙君琦適
至愀然曰茲吾所蒞地大而物殷凡以逆雨甯旱消沴殫者舍
神勿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虔而可後乎迺請於其長議以克各
方練辰程物屬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幾而廟廡
肖像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阿丹塗白墀修亘麗密不節不豐仍
歲比境或以飢告而環常四野熙然樂郊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
截而危障之有屏謂焄蒿悽愴必求諸其類豈不信哉又二年而
君以代赴調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爲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
之封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
乎生聚教訓胥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蔭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

有君之巨靈三石 卷二
三
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新美是祠俾民
康共繼今豢牲潔齋來娛神保願瞻庭宇有不與甘棠勿翦之思
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略者也君清栗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爲穿山
場鹽司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
神治人先後之宜矣

忠祐廟修建加封記

王士熙

宇宙間偉人出而動盪一世攬龍虎驅鱗蛇嘯風雲洗日月使國
去禍使民就福此皆天神來爲世人故能擊造化在手成大事業
及其形化返於虛無則復爲神固其所也翹風芳慝勅勦醜澤不
亡於千古遺紀於一時願或有之許渾常嘆衛將軍矣今毘陵所

事陳真君有媯之後益擢高科仕隋大司徒拯危平僭以忠著其
神佐柴侯仕南唐節度使皆能摧敵以義以勇名夫官大司徒節
度使不賤忠義有勇又立名當時隋五代史亦莫之及及亦莫之
詳焉因知古名臣烈士失其姓名與事者何限公論一人心人
心一天理忠義人心理也無有泯時況其使國去禍使民就福無
異其平生哉水旱也雨暘之盜賊也錢鏐之疾病也簞食肉之休
賴天下而祀盛淮浙東西毘陵爲神桑梓尤盛郡之人奉之靈動
畏視之神恩動愛視之父母廟以寓歸依之心表曰忠祐而爵王
至帝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號舊也熙朝嘉陰相之積帝之上無
能名益仁惠孚祐是錫真君帝通天人之辭真君天之矣然號高

而廟庫弗類初郡長脫因公祈穀稔思報善修有開以勦眾是助
公拱手言忠義士於名教有益且吾民何恃身康而腹無飢匪他
之賜神殆與牧守分治此郡吾坐官署安神風雨不庇愧之久矣
安事勞民且出私錢率僚屬凡營具圖殿幾門幾廂廡幾亭臺幾
殿某門某廂廡某亭臺某具式木務大瓦務重竹葦鐵灰甃石膠
漆務堅其崇務充其縱橫務深廣有志也工未半以報政去及錫
命下趙君琦尹武進願台以培同知明安海牙公繼至虔倍之主
祠二張師叩囊底以從遂成成契圖式殿大小六廂廡左右夾門
內外二亭臺前後總百楹齋房賓館廡庫庖溷在其外疑土像形
嚴形像秩煥飾無不萃於是林泉改觀過者愕眙昔者重幡垂擁

游埃未遠今則飛楮躡廉高舉大闢清思拔出昔者瓣香俯伏地
不給序今則虛唐蔭術列容千席進退有餘紅衣羽扇儼臨於表
皓平蓮華湧太華也金戈玉節森植於下凜平瑤樹行碧海也至
若聲容堂堂如顧盼然威燿奕奕如指揮然隱若雷霆下青天也
故廟成神益尊人敬益新而大號之美始稱師請昭其事以助方
來余爲之一書曰聖元天子在上百靈效職繼自今日太平萬億
世與天無極再書曰陳真君迨其佐柴侯血食鄉土爲國爲民繼
自今日國加衛民加保與聖世無極三書曰毘陵入混一來第一
甲子實維景運是歲神新廟克其實惟盛事繼自今日廟如吏治
有府如民處有室與神釐無極繫毘陵之人艾耄期頤至而會予

在樂國亦無極書已振動拜爲詩以系之明年宇下懷椒精蒸蕙肴夕用迎享送以備焉

真人乘羊去鄧墟御風冷然行八區返顧下土瓜爛蛆哀時再出忘隆汗銀河倒流落蟾蜍海內驚見明月珠策治未數誼及舒盛德要矢臯陶謨隋家山川如畫圖端坐正之不崎嶇鋤樂剗叟一軒鬚士休而歌法興屠歸從放勛謁帝趨願脫穢濁陪清都金尾獅前聲若俞天上雖樂無閑夫神仙皆起功行殊命使永澤江南枯畏壘俎豆千年餘至竟羶行生櫺株光靈所被非一隅是邦乃自誕彌初春風簫鼓花馮逾秋風雞豚稻香腴橋運相使巧中輸侯誰在矣柴與俱渺州之西松偃湖義興英挺白額菀近州之東

泉溜渠九龍孤高雨芽爐致功遊世各足須讌游有客適有居君
不寂寞少此娛赤鯉既來毋疾鹽留伴停龍棲接余日聽閭里謠
唐處

梁谿義塾記

吳澄

梁谿義塾者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
子弟者也塾在無錫州西南隅梁谿之東屋以間計三十而贏田
以畝計一千而贏歲入以斛計五百而贏燕居有申申天天之儀
報祀有濟濟鏘鏘之禮延請名儒以施其教招集後進以受其教
務俾講習其間者皆能明經修行以稱時需此其意也侯嘗教授
於劔南福州又提舉江浙湖廣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矣其

居家也乃於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予竊證之以古古者國有國學鄉有鄉學二千五百之州五百之黨既莫不有學而二十五家之閭猶必有塾里中有道有德之老朝夕教焉何也蓋教必自近始始於塾而升之黨升之州以達於國然後考論其材而官之培其根本者深厚而非農種莫穫之比古之人才所以後世莫能及也今日有路府州縣儒學有舊設新創書院不爲不多視古者鄉術州黨之學豈有異乎然教官例從省部注擬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學校之教有虛名而無實效往往由此義塾之教不然選擇師儒在已識鑑而無所牽掣雖未必有如消古道德之師夫苟能得着艾博碩之彥引導有其方熏漬有其漸不壞之以速成不害之以

小利亦庶幾乎古焉爾凡游處義塾之子弟勿卑污其志斷斷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貫體用而無闕遺所言所行對越天地而無愧怍若夫淺末於口耳葩華於筆墨以釣譽媒身而已甯不負義塾所以教之意也夫強侯又捐山四百畝爲義冢凡貧而無地可葬者得葬焉侯之用心亦仁矣至治三年當路以其事轉聞於朝立門旌表以示勸云

武進建縣學記

馮勉

皇元教被海內外郡縣有學常屬縣武進學獨闕教諭雖設祀事率附郡學教無所施天歷二年郡總管移刺施經始於城東度地若干畝屋若干楹南嚮爽塏可愛會引去業未究越明年知事翟

思忠實來謀底厥成縣尹陳瑛暨教諭曹志學協圖之捐稍庀工
日葺且治殿庀東西廡至靈星門成秩有序像事先聖位配享至
從祀如禮迺釋菜告成邑人士瞻望慕悅陶唐輔等願入田六十
八畝永奉祀兼以養士尹復慮來學日廣經費弗充請於郡析郡
學田二百七十畝畀斯學郡旣允僉議建焉今教諭張鎮德史符
廷屬勉記或病地勿宏勉謂地無宏惟學乃宏學弗自宏實宏於
人昔孔子畏於匡厄於陳伐木於宋卒歸老於魯寢塞寢行寢窮
寢昌制法垂憲恢前昭後天經以正地紀以陳民彝物則以著然
存則聖悖則狂得則治失則亂晦則否明則泰宜萬世一日故先
覺有言曰仲尼以萬世爲上卽宮環堵堂尺階道固無貶矧學創

粗具方百里問弦誦相屬翕然嚮道使來者益宏斯學由孔子道以化民繼今如是其功固不可勝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上化下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下化上也不在於功而在於道以嘉嫩南邦之服習以承衍天下之聲教耿然永有賴焉

華孝子故址記

高明

惠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案志書今祠址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吳人王彬始復倡建旣成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不以沒而不著復礱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案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八歲父豪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沒寶奉命至七十不婚冠或

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表其門閭凡史載孝子事若此蓋自西晉以來尙立虛賤名檢教弛法教波流風靡而孝子獨能篤至行終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干雲霓若與宇宙日月同其久於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衰世末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齊當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事司馬氏夕事劉朝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爲怪而孝子奉父一言七十年餘未嘗斯須忘以至沒身不替使當時朝廷有爵位者其奉君命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晉不當爲宋宋不當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遊於茲者憩幽林酌清泉臨風覽古懷三賢之高風慕

孝子之至行其素有志者宜以奮勵其未能者則澄思革心勉追
遐躅是則某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育爲者亦若是吾
徒宜毋自怠

悠然亭記

陳基

毘陵錢士元博雅好古世居馬跡山之內閭其地濱太湖而與夫
椒諸山相望士元旣學與其親友遊則作亭其間張正卿氏乃士
元之嫻而白野公之客也每過士元觴咏是亭仰見其扁則思白
野公焉予雖未識士元而白野公之過予猶正卿也閭屬以記予
弗遑辭夫士元之生後靖節千歲而近其居去靖節千里而遠而
名亭獨取其詩之語景而慕之不以其人乎斯亭也近俯太湖之

蒼茫遠覽夫椒之嵯峨迴波蕩漾與天光互吞吐飛鳥往還與山
氣相迴薄悠然之頃宛有真趣此靖節所謂欲辯已忘言者也蓋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自然無名大虛無跡言之不足以盡其意默
之反有以全其天靖節其殆天遊者非耶予於白野公無能爲役
而正卿顧欲爲士元推靖節之忘言者而爲之記豈忘言之中猶
有可言者乎吾聞之能言者固難而忘言者爲尤難惟其忘言也
而後得其趣之真得其趣矣而猶不能已於言蓋終身不言而未
嘗不言固莊周氏之所謂和以天倪而非予之所敢知也雖然白
野公已矣吾將從正卿舍斯亭賦靖節飲酒詩以酒觴士元相與
乘和平之氣遊無何有之鄉而後忘言之境可庶幾也正卿曰善

因書以記斯亭

風林亭記

陳基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爲時名卿擢司農爲都事身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焉能以幹蠱克家自奮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廬之敗者葺之問又屬予爲文以記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予不得辭也無錫爲州在東南山水間物產之夥最於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相望譬諸木焉斧斤弗侵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於承平之日久矣及貪冒之蠹萌於中培克之孽攻於外加以戕斲之斧斤蹂以椎剝之牛羊而百年之植本深而末茂者殆將翦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持之者斯亭也都事君之所

釣遊而其風林之蒼蔚水木之清華則所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爲家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間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庶幾萬一不鞠爲斧斤牛羊之墟者幾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計彼孰得孰失固已較然不置毫髮介蒂於胸臆間矣庸詎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於委靡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池以待都事君之老如仲剛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爲刺史秩比漢二千石亦可謂顯矣然每休沐或不知所於歸退與諸生假寓精廬草衾陶器悠然自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語也今都事君爲天子職文書贊大農等而上之則於韋

侯也何有異日倦遊請老解章綬還朝廷爲中南邁旦暮從賓客子弟攬清風於家林觀生意之流動而承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於牛羊斧斤之餘者某邱某水尙幸無恙此則君之所有而草侯之所無也予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君遊旣喜君之有子又慶其將有以歸老也故爲之記使刻之亭中以俟焉

重建多稼亭記

馮子振

毘陵居吳門上游地望四平無豪登劇覽之勝郡圃之陰少西稍北數十武能歸然其城上者僅僅爲多稼亭太守之治所當其前故市橋邑屋若有所遜而不敢下風側足以進獨其三面空闊洞牖直視衡從其畝通爲溝塍上腴甲膏町疇一概清秧白水眉睫

映帶不可以頃記而可以谷量長圩淺圍彌眺而是間以炊茨睡
牧遠樹如齊齋埵蚓阜岑不崇尺如合層城危構更復尋丈則盡
眼力爲界雖全吳四塞之境猶吾東阡北陌也豈但六闌數十百
里之煙蓑雨笠也哉余假道毘陵其明日使君饌客觴於亭上余
舉酒屬使君曰茲多稼也卽異時郡侯楊公廷秀所謂亭邊霜檜
老更青者非乎郡嬰兵衛螳斧潰爛至元乙亥併與昆明之壞墨
相從事於灰劫之無餘也久矣蒲蓮蕪沒蛙綠點綴池隍之裏莽
然故墟却後二十有五年創完稊收稼以屢穀今其州牧倅貳始
與其士民因田里之隙起廢而新之神觀頓還冠冕疇昔吾徒倚
而望其東則澄江諸山如竦如揖深翠晦靄微茫參差楚申君之

所嘗履封者也其西則丹陽曲阿眇綿扶疎練湖潛其祛蒜山匿
其襟典午以來諸人所嘗兵厨北府者也其北則長江縈隔沃壤
灌漑夫須發稷鱗次櫛比秋風穠稔其鎌白月而刈黃雲信其爲
多稼者蓋已森秀挺拔莫不慨然願榮願結於雨露之承平穡寶
粒璣有不俟翹足而足以實人之腹者政爾生息其無有害又何
有於豐畏壘而私俎豆之延陵季子之讓國在是今之去千數百
載鑿鑿精實甯當無耕者讓畔之古意乎夫良二千石之牧民猶
稼也稼則植焉弗植將落如之何其牧之吾聞唐大厯年間甘露
降於郡庭之二松夫使公無負租私不輟耒雖不必異畝同穎猶
將粃糠前日之甘露也向所謂良二千石豈皆善稼者耶不登其

民而民之蝥者去矣是謂之良牧彼大田多稼猶是也亦去其所
以害稼者而已矣使君善牧去年禱而雨歲以大穰茲歲又將屢
書甘露焉余方學稼故樂爲斯亭記之

春草軒記

張翥

華爲毘陵望族都事君子舉初以材薦得宿衛武宗朝勤敏靖共
著稱環列一命爲都功德使司都事居無何告病南歸歸五月而
卒年二十有六夫人陳長君二歲而寡一子幼武六歲二女復幼
迺自誓不再適屏膏沐躬饋祀其事舅姑盡敬養之孝其待姻族
盡悖睦之愛其治家業盡艱難之勞使都事君之緒有引無替而
是藪諸孤教撫成立爲賢子子復四孫皆嶄嶄知讀書歲時奉觴

前爲壽夫人神清氣強安怡以樂州里父老相與歎美爲狀其實
有司以聞後至正二年中書表其門曰貞節里曰旌節嗚呼天於
貞賢之報信必至此而後中之也惟幼武每痛先人之蚤世其嗣
續幾絕微夫人將無以至於今休迺構堂曰貞節軒曰春草堂則
夫人居之軒則幼武奉親之所周旋也於是翰林黃公晉卿爲銘
於堂顧謂是軒不可以無紀來請余文余觀夫天地之間茫然而
生靡然而滋者唯草爲多而爲物固微也方其土膏豚發句拆萌
達孰非春陽之所育暉光之所被而一寸之心亦得夫天地之心
以生則是草宜亦有報春暉之心矣彼葵藿之傾太陽君子謂其
向之者誠而況人乎況於孝子慈孫乎昔孟東野發輿於慈母之

線游子之衣而致意於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語深得古風人之旨讀是詩者孝感之心蓋油然而生矣然以規游子可也今幼武家居奉母雍容軒中而猶有取於此則其報親之心無窮期也無窮期也心果止是乎哉必也孝子潔白如雅之白華使其身立其名揚其親顯所以期於子者又在乎此不既重且遠歟幼武起謝曰然遂爲之書

栖碧軒記

陳方

浙西之地水多山少常於浙西數郡之間而山尤少自晉陵竝西而南蜿蜒靡迤或起或止至無錫而山之最著者惠山也然無重巒疊嶂之紆互深溪巨壑之險阻萃然起於平地如奔鯨逸馬不

可羈而留也餘則散於四封之中瓜蔓相接大率隱隱皆培塿形孤勢薄它郡之山可孩而撫之又自惠山之東沃壤夷衍相去三十里而遠其山之匹於惠者曰垓山亦無曲折之美竄竊之雄直望之而可喜耳距兩山之所向其地曰梅里意唐李紳之居於是今華君彥清家焉始余之未識彥清也有人持其栖碧軒詩一大軸從余觀之余見其所圖之水木清美也喜曰無錫之山有是哉余昔過其境而見者甚少而淺近未有如圖之清美者也近年余爲其家童子師由是問所謂栖碧者然後怪其所居之平且曠也何取於李白問余栖碧山之詩彥清謂余曰古之高人逸士野居而澗處者未必皆山也使可耕之地可安之廬長林美竹雜花豐

草而得與世相忘足矣奚俟夫山之深且秀哉夫栖於山者又未必皆知山之爲可樂如知山之可樂則居雖無山常若居於山也況吾居之西則惠山界其右東則堠山峙其左雲霧朝夕之變態風雨晦暝之異狀未嘗不接於吾目也夫於山之尤少之地而有以映帶於戶限之前則栖碧之名不爲虛也然則在山者不見山惟置身於其外者能見之若栖碧者其能見於山之外者歟余知彥清之志者也聞其言而是之彥清因請余記於是乎書彥清名幼武孝謹而和易雅好文章與余友後至元二年十月一日記

復鄒忠公墓田記

于文傳

士君子立朝盡忠所事初不爲身後計也然名節在天下使人愈

久愈敬而不忘者吾於道鄉先生鄒忠公見之公世居毘陵自少以道鳴於時哲宗朝擢居諫垣時章惇爲相威福在已公屢疏劾之未報惇乃迎合上意建中宮於是立賢妃劉氏爲后公極言其不可至引裾泣諫勿聽迨貶新州而惇計得矣徽宗立詔公還朝惇去而蔡京得政時事日非遂力請補外京等復措撫前事竄之昭州越四年而歸政和改元久病垂絕龜山楊公自京師來省視之猶以國事爲問嗚呼忠矣公所著論孟解義朱晦菴多引以釋經且有易解文集奏議諸書行於世蓋公嘗受學程門得中庸慎獨之要其所成就如此公之歿迄今幾二百年墓在晉陵縣德澤鄉其地二十畝有奇嘉定間子孫中微圯不復治典郡者爲之栽

松築亭而烝嘗不闕也國朝以來人蔑以典故聞於有司其子孫愈微漫不加省天厯歲饑悉割地與人犁鋤相尋鞠爲禾黍至正十年春三月郡士謝應芳錢環蔡誠言於官懇惻之情有足感動人者適監郡伯顏帖木兒公郡守野峻台公相繼下車敦出治之本皆慨然曰表前賢墓以勵風俗非先務乎卽下其事於縣俾究覈之既得實乃命儒學教授吳強孫推瞻士餘資歸直於民取其地籍之於學其不受直者因令守墓焉應芳又與一二同志剪榛莽樹華表植宰木殘碑斷碣淪沒他處咸購得之昇置墓所是年冬兩郡侯率僚屬展墓百年墜典一旦復舉明年春郡人王貴王彬構祠宇若干楹落成之日二侯拜掃隴上詢諸遺黎喜復舊觀

猶慮後之人蹈前覆轍立巡視之規嚴樵蘇之禁所司按籍毫髮無遺蓋二侯以多士之心爲心期永久而不廢吁非忠義感人之深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耶頃者詔修三史集諸儒於國史院分纂之而文侍叨塵末綴至述公傳其徒若田再王回曾誕輩皆牽連得書彼悼京則以爲姦臣傳首勸善懲惡其庶幾乎予旣得謝里居一日常學命諸生過門請書其事於石予曰此義舉也興斯文厚民俗善善以勸來者所得多矣是宜書